



朱德两度过毕节

□ 翟显长

“蕙英贤妹次：由威宁发一函，计达。廿九号于贵州之毕节，因等待队伍，在此驻扎两日，现定二月一号向永宁出发。”1916年1月31日晚，在护国军毕节行营，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第一军总司令官蔡锷将军，在写给其侧室潘蕙英的一封信中，记述了自己因等队伍而率部驻扎毕节的具体时间。朱德时年30岁，担任护国军新编第十团上校团长、第六支队队长，隶属于以顾品珍为梯团长的第三梯团。

从昆明出发的护国军第一军司令部，下辖三个梯团。在蔡锷到达毕节的前一天，护国军第一军先头部队第二梯团第四支队董洪勋部，已经毕节入川投入战场；而早在董洪勋部入川之前，第一梯团刘云峰部已从云南昭通、盐津攻入四川。随蔡锷司令部到达毕节的护国军，只剩第二梯团何海清支队和第三梯团禄国藩、朱德两个支队，加起来不足两千人。1月29日，蔡锷司令部及三个支队先后抵达黔西北重镇毕节城。当天晚上，毕节县知事聂树楷在位于龙峰山下“人民剧场”处“少白楼”为护国军将士接风洗尘，朱德同蔡锷将军等一起，作为贵宾列席。

驻扎在毕节城的这两天，第三梯团的指挥部设在原司法路、广惠路交界地带的“城隍庙”内。白天，朱德也在“城隍庙”里办公；晚上，朱德及其部分家属，则在毕节城南门百花山山口的“宁家龙门”内住宿。

第三梯团是护国军第一军的主力部队。“少白楼”聚会次日，得到勋爵人、商会会长刘殿英等的大力协助，护国军第一军司令部率领三个支队，在毕节城外今“人民广场”附近原专建司宿舍“大校场”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“阅兵式”。1月27号前后，蔡锷率部在威宁草海也举行了一次“阅兵式”，后来草海因此一度更名为“松坡湖”，改“六桥烟柳堤”为“松坡堤”，还修了一座“松坡亭”。这次大阅兵，仍由聂树楷率同毕节绅、商、学、农各界代表，包括李春庭、刘殿英等参加。护国军在毕节地区的征兵工作，也因为这一次“阅兵式”而大获成功，从大方甚至黔西等地，都有人赶到毕节城来报名参军——离开毕节时，三个支队加起来已两千多人。

1916年2月1日，蔡锷将军按既定计划，率精锐部队从毕节城出发，渡赤水河南岸入四川。夜色苍茫时，将帅二人立马川南叙永雪山关关隘，触景生情，一人出句，一人对句，留下长联一副，后来由时任古蔺县县长书丹，令石匠镌刻于雪山关关口小庙之上，至今犹存，脍炙人口：

是南来第一雄关，只有天在上头，许壮士生还，将军夜渡；作西蜀千年屏障，会当秋临绝顶，看滇池月小，黔岭云低。

护国讨袁战争胜利后，朱德因功被提升为护国军第13混成旅少将旅长兼城防司令，驻守泸州、自流井、叙永一带。蔡锷在四川期间，曾路过赫章位于泸县中学堂内的旅部养病近两个星期，然后前往成都。十多天后，蔡锷东渡日本治病之前，又到泸州朱德家中小住数日，虚弱得连前三步都走不动。同朱德依依惜别后不久，1916年11月8日，蔡锷将军病逝于日本东京福冈医院。噩耗传到泸州，朱德举行了特别隆重的追悼大会，并与纳溪县县长周维彬行文倡议为蔡锷铸铜像。

据2002年8月出版的《中国对联集成·贵州毕节卷》第424—425页介绍，朱德率部随蔡锷援川时，曾路过赫章平山堡，为清廷所封“武功将军”朱孔杨及其儿媳撰写挽联一副：

1.挽平山朱孔杨
八千里外成千古；五百年前是一家。
2.奠平山朱孔杨媳曾夫人联
西蜀解甲归来，恻慈母泪洒黔疆，七星元老尽忠骨；
南疆誓师讨袁贼，怅惘贤星殒滇渊，四化护国功告成。
按照挽联中“西蜀解甲归来”“西蜀解甲归来”“西蜀解甲归来”“西蜀解甲归来”等内容，这两副对联产生的背景是：蔡锷在日本逝世，朱德从泸州任上解甲归滇，路过平山堡时遭遇翁、媳二人亡故，才留下了这两副挽联。一副叙述家族历史，讲四川仪陇、毕节平山堡两地朱氏的渊源；另一副则借题发挥，表达自己对“四化护国功告成”的欣慰，还有对蔡都督的深切缅怀。听说，朱孔杨的儿媳、曾夫人的女婿，就是朱德和蔡锷的一位亲密部下。这，是朱德第二次经过毕节。



枪杆岩村一角 (郑林华 摄)

红军精神放光芒 枪杆岩下唱飞歌

□ 陈思 刘靖林

1935年4月16日这一天，对于纳雍县化作苗族乡枪杆岩村苗寨组的村民们来说，无疑是记忆深刻的一天，因为这一天村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……

大约一个月前，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回师贵州，准备突破国民党军仁怀、遵义大道封锁线后南渡乌江，实现西进云南，由金沙江北渡入川的战略目标。3月27日、28日，中央军委连续电令红军团暂留乌江北岸，以马鬃岭为活动枢纽，分别在长干山、枫香坝等地活动，伪装主力诱敌向北出击，以牵制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、吴奇伟纵队，掩护主力红军南渡乌江。

红九军团按照中央军委指示，采取巧妙的办法，圆满完成掩护任务后赶到乌江渡口时，浮桥已经拆除，渡口也被敌人占领，无法尾随主力前进。面对九军团与主力被隔开的形势，罗炳辉、何长工、郭天民、黄光青和王首道等领导审时度势，分析变化的情况，研究了对策，为避免九军团受到敌人的夹击，果断地决定部队向黔西北方向前进。

4月15日下午4时，红九军团到达猫场。当地土豪风闻红军到来，早已四散奔逃，考虑到部队连续几天行军，已经疲惫不堪，军团领导决定在猫场宿营一夜，于次日凌晨出发。

猫场位于当时大定县西南角，地处今大方县、七星关区、纳雍县交界的六冲河畔，街道呈东西走向，周围松林密布。东面15里处的观音山耸入云霄，堵住门户。南面10里的瓜仲河奔腾呼啸、水流湍急；河对岸悬崖峭壁，阴森恐怖。西面20里为伏流地段，河床之上是刀削般的绝壁梯子岩，与尖尖岩、发岩岩对峙，形成一条既深且陡的峡谷；梯子岩上，一条人工凿成的栈道，从凹缝中忽左忽右似贴在崖壁上，蜿蜒而上，是猫场通往今纳雍化作的要道。西南面是大自然的奇观——天生桥，横跨瓜仲河，既是奇观，又是难以逾越的天险，令人望而生畏、毛骨悚然。北面5里处的大营山、官家大山居高临下，虎视眈眈。通往梯子岩的道路是低洼峡谷地。这样的地形，一旦被敌人占领三面制高点，又以部队卡死梯子岩，堵住退路，要摆脱困境是极其困难的，确为兵家忌地。

猫场位于当时大定县西南角，地处今大方县、七星关区、纳雍县交界的六冲河畔，街道呈东西走向，周围松林密布。东面15里处的观音山耸入云霄，堵住门户。南面10里的瓜仲河奔腾呼啸、水流湍急；河对岸悬崖峭壁，阴森恐怖。西面20里为伏流地段，河床之上是刀削般的绝壁梯子岩，与尖尖岩、发岩岩对峙，形成一条既深且陡的峡谷；梯子岩上，一条人工凿成的栈道，从凹缝中忽左忽右似贴在崖壁上，蜿蜒而上，是猫场通往今纳雍化作的要道。西南面是大自然的奇观——天生桥，横跨瓜仲河，既是奇观，又是难以逾越的天险，令人望而生畏、毛骨悚然。北面5里处的大营山、官家大山居高临下，虎视眈眈。通往梯子岩的道路是低洼峡谷地。这样的地形，一旦被敌人占领三面制高点，又以部队卡死梯子岩，堵住退路，要摆脱困境是极其困难的，确为兵家忌地。

猫场位于当时大定县西南角，地处今大方县、七星关区、纳雍县交界的六冲河畔，街道呈东西走向，周围松林密布。东面15里处的观音山耸入云霄，堵住门户。南面10里的瓜仲河奔腾呼啸、水流湍急；河对岸悬崖峭壁，阴森恐怖。西面20里为伏流地段，河床之上是刀削般的绝壁梯子岩，与尖尖岩、发岩岩对峙，形成一条既深且陡的峡谷；梯子岩上，一条人工凿成的栈道，从凹缝中忽左忽右似贴在崖壁上，蜿蜒而上，是猫场通往今纳雍化作的要道。西南面是大自然的奇观——天生桥，横跨瓜仲河，既是奇观，又是难以逾越的天险，令人望而生畏、毛骨悚然。北面5里处的大营山、官家大山居高临下，虎视眈眈。通往梯子岩的道路是低洼峡谷地。这样的地形，一旦被敌人占领三面制高点，又以部队卡死梯子岩，堵住退路，要摆脱困境是极其困难的，确为兵家忌地。

猫场位于当时大定县西南角，地处今大方县、七星关区、纳雍县交界的六冲河畔，街道呈东西走向，周围松林密布。东面15里处的观音山耸入云霄，堵住门户。南面10里的瓜仲河奔腾呼啸、水流湍急；河对岸悬崖峭壁，阴森恐怖。西面20里为伏流地段，河床之上是刀削般的绝壁梯子岩，与尖尖岩、发岩岩对峙，形成一条既深且陡的峡谷；梯子岩上，一条人工凿成的栈道，从凹缝中忽左忽右似贴在崖壁上，蜿蜒而上，是猫场通往今纳雍化作的要道。西南面是大自然的奇观——天生桥，横跨瓜仲河，既是奇观，又是难以逾越的天险，令人望而生畏、毛骨悚然。北面5里处的大营山、官家大山居高临下，虎视眈眈。通往梯子岩的道路是低洼峡谷地。这样的地形，一旦被敌人占领三面制高点，又以部队卡死梯子岩，堵住退路，要摆脱困境是极其困难的，确为兵家忌地。

猫场位于当时大定县西南角，地处今大方县、七星关区、纳雍县交界的六冲河畔，街道呈东西走向，周围松林密布。东面15里处的观音山耸入云霄，堵住门户。南面10里的瓜仲河奔腾呼啸、水流湍急；河对岸悬崖峭壁，阴森恐怖。西面20里为伏流地段，河床之上是刀削般的绝壁梯子岩，与尖尖岩、发岩岩对峙，形成一条既深且陡的峡谷；梯子岩上，一条人工凿成的栈道，从凹缝中忽左忽右似贴在崖壁上，蜿蜒而上，是猫场通往今纳雍化作的要道。西南面是大自然的奇观——天生桥，横跨瓜仲河，既是奇观，又是难以逾越的天险，令人望而生畏、毛骨悚然。北面5里处的大营山、官家大山居高临下，虎视眈眈。通往梯子岩的道路是低洼峡谷地。这样的地形，一旦被敌人占领三面制高点，又以部队卡死梯子岩，堵住退路，要摆脱困境是极其困难的，确为兵家忌地。



位于枪杆岩村的罗炳辉故居 (陈思 摄)

4月16日深夜，寒风嗖嗖，乌云蔽天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凌晨4时30分，驻扎在猫场的红九军团各部已经起床吃饭。军团领导命令大家速速集合，整装出发。岂料刚离开营地，突然，“突突突……”子弹像暴雨梨花一样从后方扫来，“不好，有埋伏！”红九军团战士们迅速反应、英勇抵抗、反复冲锋。此时，步枪、机枪、迫击炮声交织在一起，虽然消灭了部分敌人，可由于人员多，队伍密集，加之道路不熟，敌人又占据了有利地形，红九军团一直处于被动，几经搏斗后伤亡颇大，便边打边退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罗炳辉等军团领导临危不惧，一面组织反击，一面整理部队转移。他们先从侦察连抽出一个排担任前导，无线电台和后方机关紧随，又命教导大队断后保护。在罗炳辉等的指挥下，在苗族同胞的引领下，红军陆续穿过手扒岩，通过梯子岩，进入化作乡枪杆岩村休整。

此时已是下午3时左右，经过一天的激战和山地负重行军，战士极度饥饿困乏，纷纷躺下休息。“据我爷爷杨德安说，当时村民们打猎回寨子时，刚好遇到在竹叶沟休息的红军，好些红军都受了伤，连河水也被染红了，尽管往前走几步就是苗寨，但红军宁愿选择在林边搭帐篷，也不想打扰村民。村民们非常感动，在他们的坚持下，红军才勉强答应到苗寨养伤休整。”村民杨洪忠回忆说。

自此，一段美好的红色故事在苗寨上演了。

到了寨子里后，杨德安开始组织村民们给红军送米送药，还把自家的两间木屋腾出来给红军居住。“红军来到枪杆岩村时，其实什么东西都没了，老百姓就筑起炉灶、搭起大锅，有米的拿来，没有米的就拿马铃薯、萝卜，先让红军吃到肚子里。”杨洪忠说，尽管已过去86年，但长辈们曾经讲述的那些与红军相处的短暂时光仿佛就在眼前。

大部分红军在苗寨里休养了几小时后，就出发和大部队会合去了。有少部分受伤较为严重的红军，在寨子里休养了20多天。在寨里居住时间较长的红军，每天都和苗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帮大家挑水、背粪，积极向苗族群众宣讲反帝反封建的十大纲领。

“过去，村里穷得响叮当，木房只有6、7栋，全村只有5床棉被，环境卫生也是脏乱差，苗寨脏得连脚都下不去。”王勇听老一辈讲述起以前的生活，用苦不堪言来形容。

2012年，王勇经多方考察后，提出改种玛瑙红樱桃的想法。但资历尚浅的村党支部书记和从没种过也无法预估收益的产业，让80%的村民对此抱有怀疑态度。于是，白天王勇把樱桃苗发给村民，晚上村民就悄悄背回来扔在王勇家门口。一来二去几次，王勇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这时，曾经在家里接待过红军的几位老人站了出来。老人们对大家说：“大家要听村里的，村里肯定是为咱们以后发展好。”大家见有威望的寨老人们出来说话了，也不好说什么，就

领导和党的民族政策，在群众心中播撒了革命火种。靠着严明的政治纪律和对民族风俗的尊重，红军和寨里的苗族村民结下了深厚情谊。

离开村庄前，红军将随身携带的铜钵和帽子分别送给了杨德安和其弟弟杨德昌，以表达感激之情，留作纪念。寨子里的苗族村民们则主动把自己做的麻布衣服送给红军换上，大家背着枪假装去打猎，混淆敌人视线。村民们送红军走了近三个小时，长达15公里路，“大家别再送了，走太远了你们回去太困难。”红军看着村民们依依不舍地说道。

红军在枪杆岩只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，但他们的故事却在枪杆岩广为流传。

枪杆岩的得名，历来有两种版本。一是因这里有一座独立石笋峰。笋状石峰高约百余米，人称一柱擎天。据说，石峰原本无名，新中国成立前居住在此的汪姓人家出了几个使枪能百步穿杨的汉子，他们认为，之所以能够百步穿杨，就在于拔地而起的石峰给了他们灵气，因此把石峰称为“枪杆岩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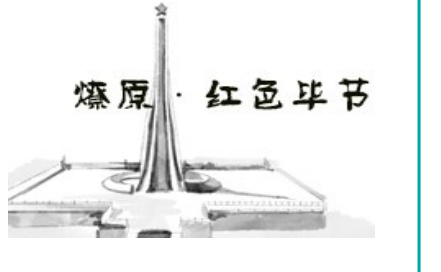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说法是红九军团到达这里后，当地一位绿林武装首领宋老跛，仰慕红军威名，抬着猪、羊前来犒劳。和军团长罗炳辉交谈之际，宋老跛提出要见识一下罗将军的枪法。俩人来到屋外，罗炳辉拉枪上膛，环望了一下，看见石笋峰上一棵大树，树丫上结了一个蜂窝，远远望去有如鸡蛋大小一个黑点。“宋寨主看那蜂窝”，罗炳辉将军话落枪响，蜂窝应声而落，这一枪令宋老跛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因罗炳辉将军对着石笋峰练过枪，从此人们便称其为“枪杆岩”。

岁月更迭，在氤氲的历史云烟中、在峥嵘的流金岁月中，“枪杆岩”石峰像一位老人，见证着悄然蜕变的枪杆岩村。

坐在杨洪忠家的两层小楼房里，家里的墙上赫然挂着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：杨德昌与一群战士站在第二排，身边两位战士托着长枪，其余的战士或站着或蹲着，拿着山茶花和杜鹃花。因年代久远，杨洪忠已辨别不清照片拍摄的年代，不知照片里的是红军战士还是解放军战士，但确信无疑的是，枪杆岩的红色文化历史由来已久且有迹可循，老一辈的红色精神也深深感染着枪杆岩的每个人，成为全村人摆脱贫困、走向乡村振兴的源动力。

“从大学出来以后，我就一直在研究《苗族飞歌》的传承，我们深入纳雍的各个村寨挖掘最原汁原味的腔调、最原汁原味的语言，一步步地打造创作。我觉得文化的传承保护，不是我一个人唱了就行了，它必须要传承下去。”

凭借着浓厚文化底蕴和苗族民族风情沉淀的枪杆岩村，如今已成为群众安居乐业的绿色家园。“化作风化雨，化作枪杆守护你。”当地群众口口相传的名句，如今以更快的速度、更广的范围传播出去。雨后的枪杆岩，一道美丽的彩虹横跨大山，美丽的飞歌在苗寨再一次响起，诉说着苗家儿女如今的幸福生活。



燎原·红色毕节

这样，从腊月二十八种到了二十九那天，全村把400亩玛瑙红樱桃全部种下了。2018年，枪杆岩村脱贫摘帽，曾经供不起孩子上学的杨洪忠依靠核桃种植，住进了两层的小楼房。

同时，枪杆岩还依托九洞天风景区，结合红军在此与苗族村民发生的故事，打造了苗家铜鼓广场、红军长征陈列馆，复修了红军灶、红军井、将军屋，复原了红军饮马泉，在竹叶沟搭建了玻璃天桥，在手扒岩峡谷建起了高空溜索和悬崖栈道，配套了宾馆、停车场、游泳池、采摘园、垂钓湖……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枪杆岩，终于揭开了它山地旅游打卡地的美丽面纱，探索出了一条乡村旅游振兴苗族村寨的新路子。

村民杨洪全将自家的3亩土地流转给景区，拿到了大约8万元钱的土地流转费，之后和妻子在景区务工，夫妻俩每个月有4000多元的收入，加上自己做的木工手艺，一年光毛收入也有五六万元。

依靠党的好政策和自身的勤劳努力，杨洪江成了当地的“大户人家”，修了4层楼的大房子，现在到四川学厨，打算回家后开一家集餐饮住宿为一体的农家乐。他的母亲张志连先为他探好了路，率先在景区内开了一家小卖部，每个月有两三千元的收入。说起现在的生活，她直言日子太好了，活到120岁也不嫌多。

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，枪杆岩的精神生活也开始丰富多彩起来。

2019年，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声乐专业的李俊美来到枪杆岩驻村。这位来自纳雍县文化广播电视台旅游局的苗族女干部，看准了枪杆岩村的文化旅游资源，当年就在一年一度的端午花坡节上，带领百人团队精彩演绎了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《苗族飞歌》。气势磅礴的大合唱响彻枪杆岩村，在场的上万名游客无不为之震撼。

“从大学出来以后，我就一直在研究《苗族飞歌》的传承，我们深入纳雍的各个村寨挖掘最原汁原味的腔调、最原汁原味的语言，一步步地打造创作。我觉得文化的传承保护，不是我一个人唱了就行了，它必须要传承下去。”

凭借着浓厚文化底蕴和苗族民族风情沉淀的枪杆岩村，如今已成为群众安居乐业的绿色家园。“化作风化雨，化作枪杆守护你。”当地群众口口相传的名句，如今以更快的速度、更广的范围传播出去。雨后的枪杆岩，一道美丽的彩虹横跨大山，美丽的飞歌在苗寨再一次响起，诉说着苗家儿女如今的幸福生活。

肉饼的诱惑

□ 陈四

说起鲜肉饼，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在毕节城区工会巷子里的那家肉饼店。一碗粥，一个肉饼，一碟泡菜，拼成了毕节人舌尖上的记忆之一。

凌晨四点半，肉饼店已经亮起了灯，老板付丽娟早早起来，把食材放入不同的大锅里，开始熬粥。粥的品类多，装在又深又大的锅里，并排在厨房。火势由大调到小，食材原本内敛的香味开始“咕嘟咕嘟”往外冒。

在粥的香味逐渐弥漫小店时，员工们也渐渐到岗，开始忙碌起来：揉面、发酵、包馅、油炸、烘烤……这些动作每天都会一直重复，直到做完当天最后一个饼才结束。

第一炉肉饼刚出炉，就迎来了第一位客人，他坐下来熟练地点单：“老板，一个肉饼，一碗小米粥！”

热气腾腾的肉饼和粥很快被盛在盘里送上桌，刚出炉的肉饼有些烫，一口咬下去，伴随着“咔嚓”声，酥脆咸香的滋味瞬间充盈整个味蕾；再嗦一口粥，夹一口泡菜，爽口又解腻。

在付丽娟的记忆里，肉饼的味道在舌尖萦绕了二十多年，陪伴她上学、结婚、生子，就像“自家”的一个兄弟姐妹。家里刚开始做肉饼的时候，付丽娟十三岁，父母每天早早出门，推一辆小车，撑把大红伞，在市场路口摆摊卖肉饼。那时候她每天都要吃两个肉饼，能量满满地去读书。

随着时间流逝，付丽娟长大成人，肉饼摊变成了肉饼店。店开张后，常常客人满座，付丽娟端着肉饼和粥在一张张桌子间穿梭，忙得“脚打后脑勺”。后来，付丽娟从父母手中接过小店，继续用心经营：肉要精选，葱要新鲜，面粉要香，熬粥的材料要好……不容父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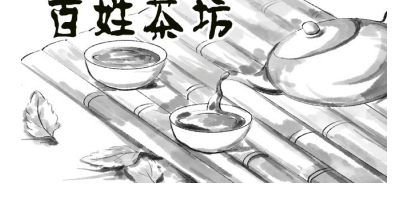
辛苦多年做起来的招牌有半点损伤。

肉饼在付丽娟手下也几经改良，以前肉饼油炸后用煤炉烘烤，外皮满满油香；后来由于担心安全隐患，店内禁止明火，付丽娟就和父母一起从头创新，把馅、面皮、油酥、制作方法通通改了个遍。“当时怕做不出以前的好味道，很担心。还好做到了味道升级，且健康少油，没有辜负客人们的期待。”

也许是付丽娟和父母对味道的坚持，也许随着时间的积淀，肉饼的味道成了毕节味蕾的一个标签。他乡游子思乡病，想念家乡食物的滋味，他们打电话给付丽娟，请她把这份滋味邮寄到自己面前。于是肉饼跟着快递去过越南、甚至出了国。提起这个，付丽娟总是忍不住笑：“我都还没出过国，我家肉饼先出国了。”

就像付丽娟小时候一样，她的孩子也爱吃家里的肉饼。有时候孩子带了同学来吃，一声声甜甜的“阿姨好”让付丽娟心花怒放，她毫不吝啬地端出肉饼：“吃！都在长身体，多吃吃！”

最后一个月饼被客人买走后，小店还不能打烊。付丽娟低着头和油酥，剁肉馅，为第二天开店做准备。多年来，她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工作着，从未觉得枯燥，反而越做感情越深，“人生大半的时间我都在和肉饼做伴，我用这门手艺做出事业，抚养孩子，我骄傲。”



百姓茶坊